

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對唐帝國的影響

李樹桐

一 唐太宗的模仿高祖（上）

世皆稱唐高祖庸愚無能，處處受太宗的指導，太原起義由太宗周密佈置，催促再四而後始動，其餘很多的事都由太宗主謀。甚至高祖常常作錯，經太宗的糾正始免失敗。這等一切，都是太宗即位後，史官爲溢太宗之美而造出來的，在拙作「李唐太原起義考實」及「論唐高祖之才略」諸文裏都曾論及，不必贅述。及閱讀日廣，研究益審，由諸多史實裡，證明唐高祖固然不是處處尊從太宗，相反的，證實唐太宗的用人處事，確是處處模仿高祖。蓋高祖年齡長於太宗三十二歲，太宗自幼隨從於高祖的左右，時日既久，耳濡目染，不只對高祖的用人處事，極爲熟悉，而且對於前因後果，也有了體會和證驗，自然而然的發生了模仿的心理和行動。茲擇其明顯易見的數條列舉於後，以備研究唐史者共同審察、評判而決定新的結論。

唐高祖生於北周武帝天和元年（西元五六六），崩於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六三五年），於隋開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文帝篡周時，他已十有六歲；隋煬帝大業十四年，煬帝被弑於揚州時，他年五十三歲。加以他和楊隋的親戚關係，以及歷任中外各要職的履歷，所以他對於隋的成敗興衰，都看得極爲清楚，對於隋朝滅亡的原因，尤其觀察的正確而透徹；因此他對人處事的總則，就是：以隋爲鑑。

唐高祖引用楊隋以爲鑑戒的事很多，茲舉數項於下：

全唐文卷三舉義旗誓衆文云：

……異哉今上（指隋煬帝）之行己也，獨智自賢……飾非好佞，拒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讎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恆，親離衆叛。

舊唐書卷七十五孫伏伽傳說：

高祖覽之（孫伏伽上疏）大悅，下詔曰：「……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誠，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思寡薄……常冀弼諧以匡不逮。」

同書同傳又說：

（武德）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其能，以匡不逮。」

(140)

全唐文卷一加恩隋公卿民庶詔云：

隋政不綱，行止無度，東西奔騁，靡歲獲寧，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朕……思俾惠澤，逮於鰥寡……

同書同卷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詔云：

隋末道消，運爲陽九，盜賊蜂起，饑饉薦臻，四海之民，墜於塗炭，是以上天降鑒，爰命朕躬……府庫倉廩，所在開發，流冗之民，隨加鎮撫。

其餘高祖引隋以爲鑑戒之處還多，不贅。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貞觀四年秋七月載：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同書卷一百九十四貞觀六年十二月又載：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少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貞觀政要卷一：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未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木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同書同卷又曰：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爲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恆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

以上又是太宗引隋以爲鑑誡的例子。

高祖引隋爲鑑事，多在起義以後或武德年間，太宗引隋爲鑑事多在貞觀年間，以時間的先後比較，知係太宗模仿高祖而非高祖聽太宗的指導。以上所舉高祖太宗都常引隋爲鑑事，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一件事。

舊唐書卷七十五孫伏伽傳說：

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其二曰：……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其三曰：……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不可不擇而任也……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誠，臣僕諛諛故弗之覽也。……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

舊唐書卷六十二李綱傳說：

（劉）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携其妻孥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常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

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傳說：

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多畋狩，亮上疏諫曰：「……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搗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李素立傳說：

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尙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

(142)

恩顧。

是高祖有鑑於煬帝因拒諫速亡，而接納羣臣之諫也。

貞觀政要卷二：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令人多資金帛，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立，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鸞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爲，皆邈過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

舊唐書卷七十四馬周傳說：

周上疏曰：「……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卽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尙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太宗深納之。

舊唐書卷七十戴胄傳說：

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糗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實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旣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

是唐太宗亦能接納羣臣的諫諍也。

高祖能納諫，太宗亦能納諫，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二件事。

舊唐書卷七十五孫伏伽傳說：

武德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任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全唐文卷一載頌示孫伏伽諫書詔有云：

……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喻。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頌示遠近知朕意焉。

這充分可以表現出來高祖鼓勵羣臣對他進諫的誠意。

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貞觀四年七月載：

甲子朔，日有蝕之，……因令有司詔勅不便，即宜執奏，不得順旨施行。（通鑑謂：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舊唐書卷六十三裴矩傳說：

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說：

（魏徵諫後）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舊唐書卷七十四劉洎傳說：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都是太宗鼓勵羣臣進諫的實例。

高祖鼓勵羣臣進諫，太宗亦鼓勵羣臣進諫，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三件事。

舊唐書卷七十五蘇世長傳說：

嘗引之（指蘇世長）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瑠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

(144)

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蘇世長是否知道披香殿爲高祖所造，無從證實，但是對唐高祖而罵隋煬帝，終有指桑罵槐的設詭之嫌，高祖仍然能「深然之」，可見高祖是有容人之量的。

同傳內又說：

卽日擢拜（世長）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敗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

蘇世長這種諫法，蹟近諷刺，高祖雖於乍聞之下變色，然終能笑着和緩下去，尤可見他有容人之量。

舊唐書卷七十五張玄素傳說：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今若遵舊制，卽是隋役復興……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匹。」

舊唐書卷七十五王珪傳說：

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下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

張玄素而稱太宗不如煬帝，王珪責太宗說：「陛下負臣」而太宗都能接受，可見太宗亦很有容人之量。高祖能容人，太宗亦能容人，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四件事。

隋唐嘉話：

太宗會罷朝，怒曰：「曾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後宮，安敢不賀。」

以上故事，固然可以表示太宗能接受文德皇后的諫諍而未殺魏徵，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沒有文德皇后的進諫，則魏徵危矣。

魏徵以能諫著名，太宗以能納諫能容人著稱。然而太宗還有時不能忍受魏徵的進諫，認為：「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而想殺魏徵；可見太宗容人之量還是不够的。比較高祖的能容蘇世長，猶差一籌。亦可看出太宗模仿高祖的納諫和容人處有時還露出勉力去學和不自然的痕跡。

二 唐太宗的模仿高祖（下）

舊唐書卷七十王珪傳說：

（王珪）……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

同書卷七十八于志寧傳說：

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雍州高陵），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

同書卷六十二楊恭仁傳說：

楊恭仁……隨至河北，爲（宇文）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說下寶藏，執恭仁送於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

王珪、于志寧、楊恭仁等，原來和高祖都不相識，而高祖都能加以任用，是高祖能用疏遠也。這也是鑑於煬帝不能用人而加以改正的。

舊唐書卷七十四馬周傳說：

（馬周）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

同書卷七十二李守素傳說：

（李守素）代爲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爲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同書卷七十三孔穎達傳說：

（孔穎達）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是太宗同樣的也能任用和自己疏遠的人才。

高祖能用疏遠，太宗亦能用疏遠，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五件事。

舊唐書卷九十劉弘基傳說：

大業末，從征遼，貲乏，行返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諷吏，捕繫年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自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臥內。

舊唐書卷五十八長孫順德傳說：

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太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

又據劉文靜傳謂：劉文靜本是「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的罪犯，高祖也讓他出獄任大將軍府的軍司馬，不久以後，就派他出使突厥，擔當外交重任，可見高祖的用人，是不放棄罪犯的。

舊唐書卷五十七劉師立傳說：

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為左親衛。

舊唐書卷六十六杜楚客傳說：

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謾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並囚楚客幾至餓死……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請如晦救之。……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

同書同卷杜淹傳說：

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韋嗣福為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王世充僭號，署為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於是遽啓太宗，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冊府元龜卷四十一帝王部寬恕條說：

韋挺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攝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庶人承乾多罪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洩漏禁中語徙邊，挺時亦預其事，太宗謂之曰：「朕已罪正倫，不忍復置卿於法。」尋拜太常卿。承乾之廢也，挺又以交構聞，太宗竟寢其事，待之如初。十九年為御史大夫，從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挺素無威略，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嘗置辭怨望，會嘗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嘗書，太宗召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仍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

劉師立是當誅的罪犯，杜淹是當死的罪犯，韋挺又是連續犯罪的罪犯，太宗都能任用他們，是太宗亦能用罪人也。

高祖能用罪人，太宗亦能用罪人，高祖用罪人的事，時間在前，太宗用罪人的事，時間在後，而且高祖用罪人事都是太宗親見親聞，所以說：太宗用罪人也是模仿高祖的。

太宗的模仿高祖能用罪人，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六件事。

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說：

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曾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鑲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亦固請，遂捨之。

舊唐書卷五十九屈突通傳說：

煬帝幸江都，曾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所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長安爲劉文靜所逼，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遂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逆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

李靖是敵對高祖的，屈突通是和高祖戰爭許久的，高祖都能用之，是高祖能用仇人也。

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說：

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馮立傳說：

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立）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

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太宗慰勉之。……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同書同卷謝叔方傳說：

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臣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於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魏徵是隱太子建成對付太宗的謀士，馮立、謝叔方是擊敗太宗的敵方將領，太宗都能用之，是太宗亦能用仇人也。

高祖能用仇人，太宗亦能用仇人，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七件事。

舊唐書卷六十八秦叔寶（瓊）傳說：

拜馬軍總管，又從征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

同書卷六十二鄭元璫傳說：

頡利嗣立，留元璫，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璫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廷，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寺卿。

由以上二例，可知高祖對於有功之臣是加以慰勞的。

舊唐書卷六十七李勣傳說：

（貞觀）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說：

（貞觀）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頡利）可汗僅以身遁，以功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尙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

高祖謂秦瓊說：「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太宗就自剪鬚爲李勣和藥。高祖勞鄭元璫說：「蘇武弗之過也。」太宗就先提及李陵而後贊李靖曰：「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態度口吻何等肖似！倘若不是模仿，前後怎能那樣的如出一轍。

高祖能慰勞稱讚功臣，太宗亦能慰勞稱讚功臣，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八件事。

唐會要卷四十君上慎恤條說：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爲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爲盜。」高祖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

是高祖能恤臣民也。

同書同卷同條又說：

貞觀二年十月三日，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厨，所司議當重刑，上曰：「祇是錯誤。」遂赦之。

太宗的恤臣下，與高祖又是何等的肖似！

以上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九件事。

如果太宗處事對人只有一二件和高祖處事對人相似，就不能斷定他是模仿，如果相似的地方很多，就不能否認其中定有模仿的成份。以上所舉太宗處事對人和高祖相似的太多了。蓋太宗自幼即侍從高祖，起義前後，高祖又引爲左右手，關於高祖的處事對人，太宗隨時都得到，聽得到。事無鉅細，高祖隨時向他講解。耳濡目染，天長日久，太宗的模仿高祖，遂於不知不覺中養成。根據以上，太宗模仿高祖，本已可作定案，但更重要的唐太宗模仿高祖的事，是用伏兵計。茲檢討於下：

通鑑卷一八三說：

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伏，淵自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引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耶？」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

舊唐書卷五十八劉弘基傳說：

義兵將舉……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聽事之後，弘基因揮左右執威等。

是高祖起義之前，先有用伏兵計執王威高君雅的成功，然後再實行起義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伏兵計的主要執行人就是太宗。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載：

（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載：

庚申（四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趨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太宗在即帝位之前，先有用伏兵計誅建成元吉的成功，然後纔有高祖立他爲太子，更後太宗纔得即帝位。太宗的伏兵於玄武門內，與高祖的伏兵晉陽宮城之外，又是何等的相似！

唐太宗於發動玄武門事變前，受高祖的抑制（如禁令房玄齡、杜如晦事奉他和下尉遲敬德於獄。）受建成、元吉的嫉忌，（如奪其兵權。）困難萬分。在極度困難之下，太宗不會不竭精思考對付策略的。那時，長於軍事的名靖和李勣，都不肯爲太宗用伏兵計的執行人，對於他自己的經驗心得，不會不回憶到考慮到的。唐太宗既然必定會回憶到太原起義前高祖命他執行的伏兵計，而玄武門事變時所採用的伏兵計，又與前者那樣的相似，能說不是太宗自己根據以前他所親自經歷的伏兵計而計劃出來的策略嗎？伏兵計是唐太宗在玄武門事變中得到成功以及以後得即帝位的最大因素，如果是某一位部屬貢獻的計策，在傳記裏不會不書明這項特大功勳的。而現存所有太宗諸功臣的列傳裏，全找不到貢獻伏兵計的記載，所以可以判斷：玄武門事變時太宗所用的伏兵計，就是太宗在太原奉高祖命所執行的伏兵計的翻版。這是太宗模仿高祖的第十件事。

衡量以上諸事，太宗模仿高祖而採的伏兵計，可以說是他模仿高祖諸事中的代表作，也是對唐帝國影響最大的一項。

三 對於政治的影響

政治的良窳，國家的盛衰，都與領導人用人處事的作風有極密切的關係。太宗在用人處事等方面的模仿高祖，對唐代的政治當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太宗未得帝位以前的模仿高祖，影響到他的得即帝位，即位以後的模仿高祖，又影響到唐帝國的內政，外交等等。光耀史冊的貞觀之治，主要在太宗英明的領導。倘若不是太宗在用人處事上的模仿高祖，國史上有沒有貞觀之治，即大有問題。不過何項影響何事，析言至爲繁瑣，而且因爲唐太宗的種種光榮史蹟，都以他的得即帝位爲先決條件，所以茲僅擇太宗因模仿高祖採用伏兵計而得即帝位一項，對於唐帝國影至大的，論之於後。首先述對於政治的影響：

第一是長子繼承制度的破壞：太宗即位（武德九年八月九日）後，雖然仍然想維持長子繼承制度，於武德九年十月即立長子中山王承乾爲皇太子，但是太宗這種理想，終被太宗在玄武門事變成功的影響所發出的新潮所衝破。

正因爲太宗模仿高祖的伏兵計而取得帝位，太宗諸子對太宗的奪嫡發生崇拜、羨慕，也想同樣仿效。濮王泰就是想模仿太宗的諸皇子之一。

舊唐書卷七十六濮王泰傳說：

時皇太子承乾有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

同書同傳恒山王承乾傳亦說：

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即濮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齟齬。

魏王泰（即濮王泰）爲什麼潛有奪嫡之意？顯然是想模仿太宗而冀求得到成功。

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載：

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廢爲庶人。漢王元昌，吏部尚書侯君集並坐與謀伏誅。丙戌，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這就是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各樹朋黨，互相鬭爭的結果。

太子承乾爲什麼被廢？晉王治何以得立？由貞觀十七年，太宗廢承乾爲庶人時，他們父子的談話中，可以得知。據舊唐書卷七十六濮王泰傳說：

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呈之徒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

由此可知太宗希望諸子相安無事的心理。他這種心理，又顯然是受玄武門事變影響而形成的。

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載：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貞觀）五年，封晉王。

晉王治是太宗的第九子，繼承以高祖第二子身分作皇帝的太宗而爲皇帝，長子繼承的制度遂打破了。太宗以伏兵殺太子建成而取得帝位，可謂特殊情形。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身分，由被立爲太子而繼承爲皇帝，都是老皇帝太宗所同意的。可謂非長子繼承已爲合法了。

從此以後，唐代繼任的皇帝有中宗、睿宗、玄宗、肅宗等等。據舊唐書卷七中宗、睿宗本紀載：

中宗大和聖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

同書卷八玄宗本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聖皇后竇氏。

同書卷十肅宗本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獻皇后楊氏。

(152)

從太宗起，到肅宗止，唐代前期一連六個皇帝，都非長子的身分。這六個皇帝在位的年代，從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起，到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止，有一百三十五年之久。在全唐二百八十九年中，幾乎佔了一半的時間了。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

睿宗卽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僉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時玄宗封爲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又聞成器已下咸有推讓，宜膺主鬯，以副羣心。」睿宗從之。

到睿宗時，歷代立長的理論也被侍臣們所揚棄了。起而代之的議論確是：「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了。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後，載有蕭瑀、陳叔達對高祖說的一段話：

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以國務，無復事矣。

睿宗侍臣們所說的話和蕭瑀、陳叔達的話，何等相似！蕭瑀、陳叔達的話，雖然現在已經考定爲史官偽造，但睿宗的侍臣們確認以爲真，而且引爲根據了。太宗的玄武門事變對唐代以後立君的標準，大有更改，影響力之大，可想而知。

舊唐書卷九十六宋璟傳說：

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

擁護有功於天下者的人們，又是何等的理直氣壯！可見那時只論有功無功，不問長不長了。

舊唐書卷九十五讓皇帝憲傳說：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睿宗）文明元年（六八四）立爲皇太子……及睿宗降爲皇嗣，則天冊授成器爲皇孫……睿宗踐阼，拜左衛大將軍，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平時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指玄宗）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

本來合於繼承帝位的睿宗長子讓皇帝憲，見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而累日涕泣固讓，看他所說的一段話，知他是誠心誠意的甘拜下風，由此可以襯出來當時立功不立長的潮流。這潮流的本源是起於唐太宗因模仿高祖於玄武門事變成功而得卽帝位的。

第二是太子地位的不安：太宗的太子承乾，由地位不安而被廢，前已提及。高宗被立爲太子後，地位也並不安定。據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說：

無忌曰：「晉王（即高宗）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百寮，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綴。

太宗欲立吳王恪，假如不是長孫無忌的密爭，晉王很可能被廢掉，晉王為太子地位的不安，由此可知。

高宗的太子們地位更是不安了。舊唐書卷八十六燕王忠傳說：

燕王忠，高宗長子也。……（永徽）三年，立忠為皇太子……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

同書同卷章懷太子賢傳說：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也……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為皇太子……宮人潛議云：賢是（武）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疑懼，則天又嘗為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明）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俄使人發其陰謀事……乃廢賢為庶人。

高宗之子燕王忠、章懷太子賢兩個都是被立為太子後，又被廢掉的。其太子地位的不安可知。

中宗和睿宗兩位皇帝，都是已即位後，又被武則天廢掉的，另當別論。

中宗之子節愍太子重俊為太子時，地位也是不安的。舊唐書卷八十六節愍太子重俊傳說：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神龍）二年秋，立為皇太子。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辱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殺武三思及崇訓于其第。自率兵趨章肅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韋庶人及公主擁帝（中宗）馳赴玄武門樓，召羽林將軍劉景仁等……列守。……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李）多祚……於樓下，餘黨悉潰，……重俊……率其屬百餘騎……奔終南山……為左右所殺。

重俊的太子地位不僅不安，而且性命亦不得保了。

睿宗所立太子的地位也極不安，舊唐書卷九十五讓皇帝憲傳說：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睿宗）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睿宗踐阼，……將建儲貳，……成器辭曰：……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

凡人多半喜歡作皇帝的，為帝位而爭的史不絕書，成器要辭讓皇帝以至於「累日涕泣固讓。」似乎是不近人情，但經仔細研究，始知在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的情形下，成器怕作建成第二，其地位的不安、心理的不安可以想見。

玄宗為太子時，地位亦極不安定，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說：

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

(154)

新唐書卷八十三太平公主傳亦說：

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總禁兵，主惠權分，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曰：「廢太子，……。」太子懼。可知玄宗爲太子時，甚至已經監國時，還是有被廢的危險。其地位之不安，心理上的不安可知。

繼玄宗以後的諸帝，肅宗、代宗、德宗等，在爲太子時，地位亦均不安定。不多贅述。

第三是宮廷多爭亂：因爲帝位繼承制度的破壞，縱然冊立了太子，太子的地位亦不安定，太子離卽帝位的距離極遠，能否實現卽帝位，是很不可靠的；因此，遂啓非太子的諸王們逐鹿的野心。又加自武后篡唐以後，開了女子干政之風，於是女子亦可參加帝位的逐鹿。皇子、公主、皇后同樣都有逐鹿的資格，逐鹿者的範圍便擴大了。太子既有了繼承帝位的資格，就想順利的達到卽帝位的目的，諸公主以及皇后，見當時的制度已經破壞，沒有力量阻止制裁其行動，便想取太子地位而代之；於是唐代宮廷之爭特多。茲不願以繁屑的事實說明，僅願追求其淵源。

凡參加宮廷鬭爭者都抱有奪取政權的希望，這種希望是長子繼承帝位制度破壞的情形下，應運而生的，長子繼承制度的破壞，又是由太宗所發動的玄武門事變得到成功所促成的。

唐代宮廷之爭佔着歷史的重要部分，女子干政也佔着重要部分，追根求源，唐太宗模仿高祖的伏兵計而發動的玄武門事變實爲其最原始的源泉，其對唐代政治影響之大，可以概見。

四 對於帝祚的影響

唐太宗模仿高祖的伏兵計而發動的玄武門事變，對唐帝國的另一大影響是導致武后的篡唐，使唐的帝祚幾絕。在表面上看來，武后的篡唐稱周，（六九〇年）和玄武門事變（六二六年）時間相距六十四年之久，似乎沒有什麼關係，實際上兩件大事間的因果分明，脈絡清晰。

武后所以能篡唐，有三個重要的關鍵：

- （一）武后入宮爲太宗才人。
- （二）武后入高宗宮爲昭儀。
- （三）武后的被立爲皇后。

這三關通過了，武后篡唐之勢遂成。

通鑑卷一百九十五貞觀十一年十一月載：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指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人。

貞觀十一年，武后十四歲，太宗已四十歲，假設建成不於玄武門事變中被殺，那時已四十九歲了。假設高祖不死，那時已七十二歲。假如沒有玄武門事變，高祖決不會只做九年皇帝就禪位，是可以斷言的。那樣，現在所稱的貞觀十一年（武后入宮之年），不是高祖老皇帝仍然在位，便是新皇帝建成即位不久。（無論如何不至即位已十一年）。以建成的年齡計，納武后入宮的機會很少。即令太宗以秦王的身分納武后入秦王府，武后以後，最高只是一位秦王妃而已，很難得有立為皇后和篡唐的機會。正因為太宗的由玄武門事變而得登帝位，然後纔能納武后入宮為才人。換句話說：武后入太宗宮為才人，是她通過了後來篡唐稱帝改周的第一關。

武后所以能篡唐的第二關鍵，是武后的得入高宗宮為昭儀。武后的得入高宗宮為昭儀，又是建在高宗得為太子及以後在東宮的環境上的。

原來太宗即位後不久，即立長子承乾為太子。高宗在貞觀五年封為晉王，本來似乎沒有被立為太子的希望。但是因為太宗在玄武門事變中奪嫡成功，鼓勵了太宗諸子都想仿效太宗；因此各樹朋黨，互相競爭。太子承乾怕作了建成第二，為先發制人計，遂於貞觀十六年圖謀不軌。結果於十七年被廢。當他被廢的時候，太宗和承乾的意見，據舊唐書卷七十六濮王泰傳說：

承乾曰：「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秦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皆無恙也。」

據此，太宗的立晉王（高宗）為太子，完全是有鑒於玄武門事變，而怕他們弟兄間再重演此類慘劇的。

太宗對於玄武門事變是永不能忘的。他深怕他的兒子們重演慘劇而極思預防之策。他又認為以前對太子承乾疏於管教以致發生事故，而極謀對新太子的管教有所改善。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說：

立晉王為皇太子，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決庶政，或令參議。

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說：

太宗嘗命皇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這是太宗為管教太子方便，而使太子住在接近寢殿的別院裏的。

全唐文卷十一高宗立武昭儀為皇后詔說：

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

可知高宗為太子時，就與武昭儀（即武后）時常接近的。

唐會要卷三皇后條：

(156)

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

據此可知高宗於貞觀十七年被立爲太子時，早已失去母愛。

太宗於立晉王爲太子後，貞觀十八年卽坐鎮洛陽籌備伐高麗的軍事，十九年二月卽由洛陽出發親征高麗，直到九月始班師，十一月纔返回京師。二十年八月駕幸靈州，十月始回。二十一年五月，幸翠微宮，七月始回。二十二年正月，又幸溫泉湯，往來經旬。太宗既時常離京，便無從與太子接近，縱然回京，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也無暇教管太子（高宗）。因之，事實上高宗也很少有機會得到父愛。

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說：

（貞觀）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

同書同卷李義府傳說：

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卽高宗），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

據此可知高宗爲晉王時，李義府就是侍奉晉王的。許敬宗是於高宗被立爲太子後始作東宮官的，但是他確是曾知太子機要。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和太子（高宗）接近的。另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許敬宗受太宗知遇而遷太子右庶子，是因修武德、貞觀實錄有功，而太宗修武德貞觀實錄的動機，還是起於玄武門事變。

舊唐書卷八十一許敬宗傳說：

敬宗好色無度……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

同書同卷李義府傳說：

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

據此可知許敬宗李義府都是好色的小人。高宗爲太子時既與他們生活上接近，他的行爲自然的會受他們倆的影響。

舊唐書卷六則天后紀說：

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美容止召入宮。……后素多智計，兼涉文史。

可見武后自幼就是美麗可愛，而且是有計謀有辦法的。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所載：

上（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也是極爲自然的事。

新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年三月載：

庚午，不豫，皇太子聽政。……十一月己丑，詔祭祀表疏番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撥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委皇太子……二十一年四月壬辰，命有司決事於皇太子。……

可見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使太子監國以後，逐漸把政權交給太子。在武后智慧的眼裏，皇太子當然是她要用心去奉承以冀得寵的對象。太子對她「見而悅之」是她寤寐以求的事。

貞觀晚年太宗常離京他往，正在青年而失去父母愛的皇太子渴思着愛，太子的左右許敬宗李義府又是那樣的品德，慢說武后樂意，縱然不樂意也逃不出皇太子的手掌，所以賂賄王討武氏檄裏所說：「穢亂春宮」的事，自然發生。

新唐書卷七十六高宗廢后王氏傳說：

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爲昭儀。

可知在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後，武后就入高宗宮爲昭儀了。於是武后順利的通過她篡唐的第二關。

武后篡唐的第三個關鍵是她的被立爲皇后。她被立爲皇后決定的經過。據新唐書卷九十三李勣傳說：

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及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病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

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

據此可知高宗欲立武后之議，本遭顧命大臣們的反對而幾乎無法實現，雖有李義府、許敬宗等小人助之亦無能爲力；但是最後忽然得到急轉直下的轉機，就在李勣對高宗委爲「此陛下家事」的一句話，有以促成。

李勣當時任司空要職，高宗特准他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受着極高的尊崇。立武后事，顧命大臣皆言不可，爲什麼李勣就說句消極承認而不負責任的話呢？勢必要追尋其淵源。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貞觀二十三年四月記曰：

乙亥，上（太宗）行幸翠微宮，上謂太子（高宗）曰：「李世勣（即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老皇帝太宗待李勣猜疑而用權術於前，所以以後李勣對新皇帝高宗不負責任，豈不是正所以報老皇帝陛下嗎？但是太宗爲什麼要猜疑李勣呢？還需更往前求其本源。

隋唐嘉話說：

(158)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公李勣，勣亦辭，帝由此珍二人。

雖云珍二人，但太宗對於不幫他奪嫡的李勣、李靖，終不如對極力擁護或慫恿他奪嫡的人，親近而視為心腹，也是人之常情。這就是說：太宗於老年多病時所以懷疑李勣的理由，是根據他將發動玄武門事變前，李勣不肯幫忙的往事。

反過來說，因為李勣在玄武門事變前不幫太宗的忙；所以太宗猜疑李勣而囑咐其愛子那些話。因為太宗的猜疑李勣，所以李勣於高宗間立后事時，便以不負責任的話答覆。簡言之，太宗的發動玄武門事變，已經伏下後來武后的被立為皇后的伏線了。

武后被立為皇后是她所以能篡唐的第三個關鍵，也是最後的最重要的一關，早已於太宗將發動玄武門事變時，種下了種子。兩事距時雖遠，脈絡確極清晰。

太宗為發動玄武門事變，於不知不覺中奠下了後來武后篡唐的基礎。

武后篡唐改國號為周，歷時十有五年（自六九〇至七〇五年），如非李昭德，狄仁傑等的勸阻，武后很可能立了武承嗣為皇太子。如非張柬之等擁立中宗復位，則唐是否能以恢復？尚為一未知數。

總之，唐太宗模仿高祖採用伏兵計發動玄武門事變而得即帝位一事，由於因果關係的交織，致以後武后得以篡唐，使唐祚幾乎斷絕。對唐帝國影響至大且鉅。

五 對於國際地位的影響

唐代初年，最強的鄰國，一是高麗、二是突厥。高麗與唐和平相處，沒有衝突，和唐敵對的國家，主要的就是突厥（指東突厥）。

高祖武德末年，突厥寇唐的次數很多，據通鑑記載：

武德七年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州城，州兵擊破之。

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

七月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

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壯陽谷。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武德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羅）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蘭謩與突厥戰於新城。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

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

庚辰，突厥寇靈武。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

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謩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突厥寇蘭州。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戊戌，突厥寇彭州。

武德九年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五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碓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寇蘭州。

以上突厥所寇的原州、朔州、代州、忻州、幽州、涇州、隴州、甘州、靈州、涇州、蘭州、鄯州、彭州、涼州大體都在邊疆。既沒有繼續侵入內地的記載，當是不久即退去了。比較深入內地的是寇并州，更深入的是寇相州和潞、沁、韓三州。據舊唐書地理志，潞州在京師東北一千一百里，沁州在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相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二十一里。如此可以作一簡單結論說：突厥的侵唐，自武德七年到九年的上半年，都很不得手。

當時唐高祖對突厥的態度，據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武德八年四月記：

初，上以太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伐突厥。同年又記曰：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唐高祖對突厥態度的強硬，由此可見。

正因爲太宗模仿高祖採用伏兵計策略的決定。遂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生了玄武門事變，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被殺。高祖立秦王世民爲太子。世民於是年八月九日登上帝座。這是唐帝國內部的鉅大變化，影響到唐帝國對突厥的關係，也發生鉅大的變化。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六月載：

辛巳（二十五日），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

舊唐書卷六十盧王瑗傳說：

（武德）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

新唐書卷七十八盧江郡王瑗傳說：

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王）君廓……即謂瑗曰：「事變（指玄武門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

根據以上記載，可知幽州大都督李瑗是建成的黨羽，擁兵有十萬之衆。他於六月二十五日反，後來雖然被王君廓殺掉，但是在他反的前後，幽州一帶的動蕩不安，可以想知。

新唐書卷九十二羅藝傳說：

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洺州，遂請入朝。帝（指唐高祖）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疾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盛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

由以上記載，知道和太子建成接近，與秦王不合的羅藝，於突厥放橫之時，有憚虜的威名。在太宗即位的前後，他都是鎮守涇州的，而且在「內懼圖反」的狀態。

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徵傳說：

（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太子）巢（刺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東）宮（齊王）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可知太宗於玄武門事變以後，雖有赦令，但仍不斷的逮捕建成元吉的餘黨。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徵都感到需要安諷的地區，是河北州縣。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帶是建成元吉舊部最多的地區，也就是他們的軍隊素來駐防的區域。在那個區域裏，人心是極為不安的。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載：

（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頡利寇涇州。乙亥（二十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頡利至於渭水便橋之北。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有四點：

- 第一：突厥的由涇州入侵，是乘着河北一帶人心不安的機會，選定了與太宗不和的羅藝所守的涇州而入侵的。
- 第二：涇州在京師長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離京師一百五十里。於一日之間，突厥南侵竟達三百里以上，幾乎如入無人之境。鎮涇州的羅藝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決不能如此之速。這種情形是唐建國以來所不會有的，實可驚人。
- 第三：八月二十六日尉遲敬德如果真的大敗突厥，則二十八日突厥頡利可汗決不能到渭水便橋之北。可知敬德縱有小勝，必有大敗，最低限度必被突厥擊破一個缺口。不然，突厥決不能飛越唐軍陣地而南進到渭水便橋之北。
- 第四：尉遲敬德是玄武門事變中太宗的第一功臣，當時的官職是涇州道行軍總管。涇陽是長安北面的重要門戶，敬德所率領的必是唐太宗的精銳軍隊。敬德在涇陽不能堵禦住突厥的軍隊，而讓他們侵到渭水便橋之北，必定是太宗在智盡力竭之後，不得已的

(162)

結果。

至於以後突厥的退去，據隋唐嘉話說：

衛公（李靖）……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巴漢、擒蕭銑、蕩平揚越，師不留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話爲劉餗所著。他是天寶初年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他的父親子玄是有名的史學家，他的哥哥昉也是史官，他們父子兄弟前後任史官三十多年，對唐初史事記載的真實性，必遠超過高祖太宗實錄。因此，他的記載是可信的。他既記胡兵退的原因是一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帝從其言。」則突厥之退，確是因爲已經得到太宗的重賂。

數年以來，突厥未能爲唐的大患，高祖對突厥亦採強硬政策，及玄武門事變發生後，突厥軍竟然直抵渭水北岸的便橋，逼的聰明神武的唐太宗，不得不放棄了高祖對突厥所採的強硬政策，而「傾府庫賂（突厥）以求和。」使唐帝國的國際地位驟然降落，這轉變的樞紐是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事變之所以能發生，是太宗決定模仿高祖的伏兵計，玄武門事變又給唐帝國引來了這樣大的外患，造成爲那樣大的恥辱；雖然是起因於唐太宗模仿高祖事件中的微微一念，然而對於唐帝國發生影響之大，確是難以估計的。使唐帝國的國際地位降低，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雖然玄武門事變給唐帝國帶來了那樣大的不幸，但後來反而因禍得福。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

（武德九年九月）丁未（二十二日），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唯習弓馬，庶使汝鬪戰，亦望汝前無橫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發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爲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爲精銳。

在突厥兵撤退後二十餘日，太宗就不聽羣臣之諫而在殿庭習射，並且以防禦突厥爲對將士講話的主要內容，若不是渭水之恥對太宗刺激的深刻，何至如此？

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載：

貞觀元年春正月辛丑（十七日），燕郡王李（原姓羅）藝據涇州反，尋爲左右所斬，傳首京師。

舊唐書卷五十六羅藝傳說：

太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軍至于豳州……羅藝本是建成的黨羽，他不在玄武門事變後卽刻反，而晚在貞觀元年七月纔反，可以想知是：太宗有鑒於突厥入侵時他不抵抗而想撤換他以強化邊防，因而逼他反的。換句話說：由於渭水之恥的刺激，反使太宗加速進行內部統一的工作。同樣的理由，太宗對梁師都的破滅，亦是因渭水之恥的刺激而提前了。

再看突厥方面，從頡利侵至渭水掠得金帛以後的情形，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頡利可汗傳說：

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內欲背之。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內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

總括以上，一、薛延陀背叛，二、突利怨望；三、大雪大饑；四、內政紊亂，四種現象，除第三項非人爲現象外，其餘三項不只全係人爲，而且全與侵唐有直接關係。

(一) 關於薛延陀背叛：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鐵勒(卽薛延陀)傳說：

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乙失鉢之孫曰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附於突厥，遇頡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屬反，攻頡利，大破之，於是頡利部諸姓多叛頡利，歸于夷男，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時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從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貢方物，復建牙於大漠之北鬱督軍山下，在京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山，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習諸大部諸落皆屬焉，三年，夷男遣其弟統特勒來朝，太宗厚加撫接，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汝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鞭之。」(此句據唐會要補正)夷男甚喜。

原先諸部共推夷男爲主而不敢當，及唐太宗派人拜夷男爲可汗後，他便大喜而建牙爲諸部落之主。可知這個轉變的力量，完全由於唐太宗的培植。唐太宗爲何要培植夷男？還是因爲受了渭水之恥的刺激，亟思報雪，培植夷男以牽制突厥的緣故。

(二) 突利背叛：背叛的遠因，據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說：

(突厥侵至渭水時，太宗)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能一決乎？……頡利……聞與突利語陰相忌……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

(164)

這是以後頡利突利二可汗分裂的種子，還是唐太宗在突厥到達渭水時所播下的。

(三) 至於突厥內政的紊亂，舊唐書突厥傳云：

頡利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

新唐書卷二百十五上突厥傳又說：

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胡性冒沓，數翻不信，號令無常，……哀歎苛重。

頡利內政之壞，顯與「委政諸胡」有關，頡利為什麼斥遠宗族不用？依理推測是：

(一) 因突利之怨恨不服而引起。

(二) 渭水之盟後，頡利既得有財貨和勝利，而驕恣之心蒙生。

(頡利於武德三年繼位，原有憑陵中國之心，及貞觀初，國內政亂，其轉變當為得勝而驕。)

以上兩個原因，任何一因，都與頡利的侵至渭水有關。

唐太宗在渭水之盟後，訓練將士不忘國恥，離間頡利突利以分其力，培植鐵勒以牽制突厥，食不甘味的志滅突厥。而頡利國內的處境確有如上所說的四項不景氣，所以唐太宗先於貞觀元年，平了叛變的羅藝以除突厥來侵的洞隙，繼於貞觀三年，平定了與突厥溝通的梁師都，終派李靖李勣大舉討伐，得突利的引導，和鐵勒的外助，遂得把頡利擒獲，獻俘太廟，洗刷了渭水之恥。渭水之役，本為頡利的勝利，唐太宗的恥辱，三四年後，得失易位，固然因唐太宗為傑出的英雄，但是渭水之恥實有激勵的效力。

唐太宗俘虜頡利可汗後，於貞觀四年四月初二日御順天門樓，軍吏執頡利可汗獻捷，太宗數他五條罪狀，頡利拜伏哭謝，太宗先派人善為招待，以後封他為右衛大將軍。

貞觀四年四月初三日，西北各部君長見到太宗這樣偉大，共請上尊號為「天可汗」。唐太宗成為東亞的盟主，唐帝國成為東亞的領導國家，唐帝國的國際地位升高了，升高的超過秦漢，為中國史上空前所未有。

總括以上諸史實，如果太宗不模仿高祖而採用伏兵計，則他在玄武門事變中決不會成功而得登帝位。如建成不被殺，則北邊的士氣人心正常，突厥決不能侵至渭水便橋。那樣，唐太宗決不至有賂突厥以求和的渭水之恥，唐太宗也不會那樣發憤圖強，離間頡利與突利，聯絡鐵勒，以至後來戰勝突厥俘獲頡利。如果沒有那些勝利，西北君長也不會擁護他稱「天可汗」。

簡言之，如果沒有玄武門事變，建成嚴防北邊，突厥不會侵至渭水，唐與突厥必南北對立若干年下去，不分勝負。那樣，也

不會很快的使唐太宗成爲「天河汗」。玄武門事變的發生，使唐帝國對突厥先失敗而後勝利，先招來了恥辱而後再將恥辱昭雪，並給唐太宗帶來了空前的「天河汗」頭銜，使唐帝國由被壓迫而變成爲東亞盟主。唐的勢力先屈而後伸，國際地位先降低而轉升高，都與玄武門事變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其支配的原動力，就在唐太宗模仿高祖伏兵計而發動玄武門事變的一事上。

六 結 論

世皆稱唐太宗爲唐開國君主，他代高祖取得天下，處處指導高祖，這全是經過史官修飭之辭與事實全不符合的。而真實的史事，則是唐太宗的處事用人處處模仿高祖。在太宗的許多模仿高祖的史事中，以模仿高祖的伏兵計而發動玄武門事變一項爲最重要。這一件事影響於唐帝國的也至大且鉅。舉其尤要者如下：

(一)、因爲唐太宗的取得帝位，無形中鼓勵了諸皇子的覬覦帝位，相爭的結果，長子常不得繼承帝位，因之打破了歷代長子繼承的制度。並且因爲太子常常不得繼承，所以唐代太子的地位，是極度不安的。不居其位的欲得其位，既得其位的欲保其位，因之唐代宮廷之爭特多。

(二) 因爲太宗的得帝位，使武則天得有入宮爲才人的機會，種下她後來篡唐的原因。又因爲太宗鑒於玄武門事變而防備諸皇子重演慘劇，便立了仁柔的晉王治（即高宗）爲太子，種下了後來武則天入高宗宮爲昭儀的種子。更因爲太宗想發動玄武門事變時向李勣問計，李勣不答；所以太宗於老年猜疑李勣。以致李勣對高宗立武氏爲皇后事不加阻止，遂促成武則天的得爲高宗的皇后。武則天的得爲高宗皇后，遂造成她篡唐之勢，使唐國帝祚幾乎斷絕。

(三) 太宗即位後，建成元吉餘黨惶恐不安，太宗的命令不能順利推行，突厥頡利可汗便乘此機會，舉兵南下，直達渭水北岸。太宗迫不得已，只好盡出府庫所存的金帛送給突厥，結盟講和。這件事給唐太宗很大的恥辱。降低了唐的國際地位。唐太宗立志誓雪此恥，練兵選將，結納外援，離間突厥內部。果然於貞觀三年派李靖將兵討伐突厥，四年擒獲頡利可汗，盡雪前恥。西北各國酋長看到太宗的成功，大家給他上個尊號稱爲「天可汗」。唐太宗就成爲東亞各國的盟主。唐帝國成爲東亞的領導國家，造成中國史上最燦爛的一頁。假設沒有玄武門事變的發生，太宗不會有渭水之恥，沒有渭水之恥的刺激，唐太宗也不會那樣的發憤圖強，躍上「天可汗」的寶座。

總之，由太宗模仿高祖伏兵計而發動的玄武門事變，給唐帝國帶來了許多的動亂與不安，也帶來了空前盛世與光明，更給唐帝國帶來了莫大的國恥和空前的光榮。

（本論文之完成，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特此註明。）